



2月末的龙王庙村还在萧瑟的春寒里蛰伏着。

2018年的年三十，春天在大地上立住了身子后，就收拾起残冬，用噼里啪啦的炮竹和绚丽的烟花为它送别。

正月十五还没过，龙王庙村里的学生娃儿，青年、中年、五六十岁还有劳动能力的男男女女一个个都离开了村子。

正如十五还没过，龙王庙村里的学生娃儿，青年、中年、五六十岁还有劳动能力的男男女女一个个都离开了村子。

正如十五还没过，龙王庙村里的学生娃儿，青年、中年、五六十岁还有劳动能力的男男女女一个个都离开了村子。

正如十五还没过，龙王庙村里的学生娃儿，青年、中年、五六十岁还有劳动能力的男男女女一个个都离开了村子。

正如十五还没过，龙王庙村里的学生娃儿，青年、中年、五六十岁还有劳动能力的男男女女一个个都离开了村子。



洛河我曾去过几次，以为有良多妙极去处，但我们只择一溪而往，溪曰清水，似不是名字，只是品质。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至源头，便是龙须堰，以前有句话说“过了龙须堰，一句三个嗒，舍喀哈喀又是浆巴疙瘩”，说的是过了龙须堰即到八仙境内，八仙方言的标志词是“嗒”，于是遥望八仙，风烟之处竟有疑似故乡的清愁。

我们在龙须堰的高处敞开心怀和脚步，让两地的风轮流在我们身体中穿过，树影斑驳下我们像一群幸福的孩子，那时瓦蓝天幕中的白云投影山间，盛开大片大片的白花，我们感觉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人间。

溪头一户人家，害羞地隐在山后，泉水从屋后带来生活的消息，中年男人正在清理坍塌的水井，修补破败的生活。人

如花娘

郭华丽

样做，在王家人眼里自己都是个外人？

老汉进城了，五间瓦顶的土坯房对瘦小的如花娘显得格外的空寂。悬挂在西边羊山顶上的太阳刚落到山后面，暮色就像一张大网笼罩住了一切。鸡子上架了，圈里的猪安心地躺在饱食的梦里。

那样一个背一百多斤粮食都不喘一口气的人在煤窑挖了几年煤咋就跟不上气了？尘肺病到底是个啥子病？他的肺让煤灰糊住了，他的喉咙让煤灰给堵住了？

作为村里的贫困户，儿子通过移民安置政策的资金补助在河边建了两间水泥砖混结构的平房。儿子走的时候特意嘱咐让自己住下去帮忙照看房子。

来说去老汉死活不答应。这不，今天就因为这事吵了一架，老汉就跑到城里儿子家了。这个村里剩下的不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就是弱智瓜傻的人，就这还散落在山的褶皱里这几家，那几户。

几年前如花娘就知道王老汉在房后自家的林扒里为自己和老婆固好了两棺坟。那天王老汉指着坟说：我死了不拖累儿女，享堂的棺材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坟也都用水泥砖头固好了，死了直接放进去就成。

再见到如花娘时，如花娘已经住到了河边自己儿子的新家。如花娘说：他还是舍不得山上的猪、鸡、牛，山上的地，山上的房子。我们就上山下山两头跑。

2019年5月，初夏的风还在龙王庙可劲地吹着。“哪天我和老汉谁都跑不动了，也只有各自顾各自的。”不知道是如花娘的声音太大，还是彼时唱郎沟的风太大，半个多月来，如花娘灌进我耳朵里的声音还鼓荡着我的耳膜。

清水一日龙须堰

吴立志

家姓姜，祖辈于斯，养有五女一男，五女都已嫁下大河，看不见昔日的五朵金花，只有四十多岁的儿子正在老去，而老人更老，已经撑不起身体的重量，腰肢被生活压成直角。

龙须堰实际上不叫龙须堰，叫龙歇堰，拄着拐杖的老人从火炉屋里走出来告诉我们，他说古代有一条在大巴山深处修成正果的龙，从山中住出走，欲从黄洋河下汉江到长江入东海，因穿越崇山峻岭，疲惫不堪，故在此风水之处歇了一宿，现在看那山脉，仍像一条活龙搭在山间歇气。

此种说法，我看分明是在说人，此地

上连川蜀，下达巴县，历为茶盐要道，现在依旧能看见当日之艰，小道或穿越山间，或绝于悬崖，或临于深谷，或攀于峰尖，往来背佬留下多少汗水，也留下多少故事，最是这一处龙歇堰善良动人。

仔细打听，于龙腰处，果修有一庙，三进三间，坐北朝南，有人以为此庙是为龙而修，而实则方便过往行人。可以想象，从四川大宁历时半月把盐背到这里，虽还有上百里路才能到家，但一眼就可看见故乡那是怎样的一种兴奋心情。

我曾惊异于故里庙宇之盛，常见房前屋后，搭大红，烧高香，有人之处即可见庙宇。我以为山中之人怕鬼，因为山石之间鬼有太多藏身之处，所以处处设防。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信神，神在哪里

庙也在哪里，庙在山间故能随遇而安。因此，平利名刹不多，而小庙则俯拾皆是；高僧不多，信徒则蔚为壮观。

黄宽在修《平利县志》祠庙一章结尾写道：“庙坛祠宇载在祀典者，尚已至邑境，寺观内燃香灯司起闭者，每处不过僧道一二人，多以耕种自给，数椽庙舍，编竹成扉，一径禅楼，倚山为圃，粗衣淡饭，而外未窥金梵三千，焚香扫地之余，半托黄梁一梦，以故邑中僧道绝少著名者，然视他地之盈，干累百坐耗民食，则大有径庭矣。”黄公雅望，深味生活即是修行的道理。

穿行山间，庙似故人，让流浪之人随时回家，能得林间风流者，又有几人？我等于山间假寐片暇，便已云水相忘，烂柯半日。

从清水河返回洛河时，正是一段好斜阳。

出生在八仙，生长在八仙，又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虽然，我在安康有了新的房子，老家就我上班时居住，在城里时不想回去，回去后又不想下去，但从未有过离别的感觉。

调令下来了，我都没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八仙的人了。回到家里，我默默地收拾老房子，从楼上到楼下，我要让它干净一些、整齐一些，房前屋后扫了洗、洗了又扫，我还给白菜上了粪肥，仿佛生活刚刚开始。把被盖和生活用品放上车子了，同事们陪我吃饭，我才感觉到这是最后的晚餐。

这次，我是真的要离开家乡了。我没想到会这样，因为我从没想过要离开。

修建办公楼时，协调关系、解决纠纷的复杂场景就在眼前，和刘平远去让河寻找绿化苗木，又亲自挖坑植苗，转眼间绿树已成荫，这座美丽的院落早已是我的家。

早上五点出发，下午四时到达的那个夕阳下雄阔的高山草原，美丽的箭竹丛和翱翔高天的金雕，漆黑的夜空里富安山那边焦急的呼喊，饥寒交迫浑身是伤拥抱在寒夜中的战地回合，九点多下山后富安端上的晚餐和洗脚水，十几天才痊愈的脚底血泡，见证着我们栽植保护区界桩的酸甜苦辣和深厚的战友情愫。那次，工人多次提出，他不干了工资也不要了，多次央求我不回去了就住山上，那个最偏远的界桩啊，成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

黑湾里的水说涨就涨，对面大梁上的红外相机依稀可见，四个多小时长途奔袭就这样不劳而废吗？初秋的寒风呼啸着，如响箭如狼嚎，落叶打着旋满天飞，咔嚓咔嚓的枯枝断裂声响彻林莽，我们在河边瑟瑟发抖。刘平挽起了裤脚，躺进了冰寒的河水，把装备送过去后，又把我们一一背过去。那一刻，我们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百种植物识别，对刘平来说就是一碟小菜，就像大学生识别人口手一样，可我们转身就忘了，只有在巡护中加深记忆，刚问过走几步再看到又想不起来了，在我们看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植物发呆时，刘平说又忘记了吧，他成了我们识别植物的工具书，可以随时翻阅。后来发现每个植物名都很有意思，要么带着香味儿，要么形态生动，要么挂满果实，形象而生动。当我真正爱上这些陪了我十余年的朋友时，却要走了，再也不能踏着露水看花开，迎着晚霞摘野果了。

我想大声歌唱，可眼泪不争气地盈满了眼眶，我饮下泪水吃进离别，把我要说的话装进肚子里。

我也有过几次调动，但每次都淡然，因为那只是岗位的变化，我并没有离开故乡。但这次，我是真的要走了。再也不能常常去母亲坟上和她老人家说话了，再也不能去左邻右舍摆龙门阵了，再也吃不上自己亲手种的蔬菜了。再见了，我的家乡，现在我算是真正有故乡了。

老勇啊，你是站上年纪最大的了，可每次巡护你都要走到终点，流溪沟、青龙沟、寨湾、鱼肚河、宝塔湾、三岔河、木寨子、柏子沟、黑湾，这些我们每月都要去的地方，亲近而遥远，可我不能再陪你了，五十多的人了，可要注意安全哦！

伦平，你最小，平时总是说，等我们退了，你就要求调回去，你要陪着我们一起退休，可现在我就要走了，你可得说话算数，我们不退休，你不许走哦！

还有老胡，我们一起战斗了十几个春秋，山里的风吹黑了你的面颊，保护点的酷寒冻坏了你的膝盖，我走了，小杨也要走了，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你们又只剩下“五虎上将”了，我总是固执地认为我们站上的工作是最棒的，虽然我们并没有拿到多少第一，可我们不在乎那些虚荣，只要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最棒的就好，我们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时代。

也许一两年我就会回来，虽然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几个两年了，但我相信我会回来的。

是的，我会回去的，即使头发花白，当年的少儿成少年，相见不相识，我都会回去。我要看看那些我们亲手植下的树，走走我们曾经巡护的路……

在河边

缙晓晓

河水在走，我也在走，心里知道，怎么也走不出一条河。

即便最枯瘦的时刻，窄道处涛声依旧奏着高音。

草丛中突然发现，我儿时踢飞的那只皮球。

紧步向前，又被惊起的白鹭，衔住山凹。

夜色融化了一切，我揉了揉桥上红起来的路灯，火车拉着一车厢一车厢的故事，渐行渐远。天空之上，月亮很白，很白。

闻不到春天的气息

在这个春天，我和一些人每天盯着全国、湖北、武汉、盯着陕西、安康、汉滨、确诊、疑似、密接者、盯着死亡和出院患者数字、焦急等待一些数字减少或归零、窗外的桃花开了、我却闻不到春的气息。

一个人独坐窗前、拉开窗帘、打开窗户、久违的阳光很刺眼、蓝天白云很遥远、世界很安静、静得掩盖不住、武汉、温州、南阳传来的惶恐、喝一口水、都是钻心的痛。

春节前接到命令

腊月二十八、我接到命令、很多人和我一样、看父母走亲戚、这些春节美好的计划、被新冠病毒吞噬、在黑夜或早晨迅速集结、迅速会商、发布指令、一场残酷的阻击战、全面打响。

大年三十、安康东高速路口排查告急、需要增援、一些指令要发到镇办、分组指导督查、正月初一深夜、发出第一份通告、排查、设卡、戴口罩。

2020 (组诗)

明月清泉

不串门、不聚集、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限制和提醒都是温馨的、正月初二一大早、会议时间很短、杨局长口罩1万个、冯局长口罩1万个、白局长口罩1万个、必须火速到位、这是命令。

逆行

看到匆忙的背影、写着名字或没有名字、微笑着挥一挥手、义无反顾、奔向没有硝烟的战场、生或死、就在转身前行的瞬间、都说、这是最美的逆行。

忘不了

忘不了那些日日夜夜、饿了泡方便面、困了用冷水洗脸、累了靠在椅子上打盹、忘不了凌晨2点或3点、发紧急文件、发紧急指令、忘不了这个春节。

出城

在这个病毒肆虐的春天、为你搜寻一束桃花、却是满山枯叶、有雾从一个山头、连着另一个山头、我看见野菊花、在雾中穿行。

走出春天、走出病毒阴影、才发现满眼色彩、早已铺满大地、还有蓝天上的白云、还有奔跑的笑脸、还有人捧着圆月、等你、一阵风、吹来了春天、捎带着新冠病毒、我趁黎明还没到来。

在月光找不到的地方、为你摘一朵花、撒在你的头上、看你高兴的样子。

我要去看望贫困户

一个多月、我没有出城、时间在忙碌中飞逝、病毒笼罩着大地、污染着天空和人心、我帮扶的贫困户、不知道有没有口罩、不知道种子是否播进了春天、不知道哪天出门打工、我要去看看。

生命至上

春去冬来、病毒还在肆虐、在这个地球的每个角落、威胁着每个人、那些数字增长大的地方、人心是散的、秩序是乱的、国何以国、一任悲剧继续、当生命不再至上、还能用什么拯救人民。

在中国、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人、不放弃每个患者、耄耋老人、孀寡孤独、都会有最好的治疗、护士、医生、志愿者、都是亲人、面对生命和人民、永不言弃。



老家记忆 远村作